

★★
生動的文筆
感人的故事

慈禧太后 私生活實錄

德齡著 海南出版社

★★
真實的回憶
親身的經歷



慈禧太后
私生活實錄

德齡著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4号

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

德 龄 著

责任编辑：苏 斌

封面设计：潘小彬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57千字 印数：1—6000册

I S B N 7—80590—356—5/G·210

定价：7.60元

目 录

一	慈禧婚前的情人·····	1
二	“火车为什么必须在铁轨上行走?”·····	2
三	太后的视线内不能出现男人·····	11
四	铁路局长的黑色幽默·····	17
五	仅次于太后的李莲英·····	21
六	杀头不是件有趣的事情·····	30
七	滑稽的接驾乐队·····	38
八	唯有皮衣幸免于难·····	45
九	每餐独享百道名菜·····	52
十	光绪的爱妃是谁谋杀的·····	63
十一	西太后的“首席女官”·····	71
十二	列车上的小朝廷·····	81
十三	慈禧打破的一项世界纪录·····	93
十四	光绪的最大仇敌：袁世凯·····	105
十五	吟诗独爱李太白·····	118
十六	奉天，太后的故乡·····	130
十七	盛京的宫院·····	144
十八	睹物伤情·····	156
十九	“你怎敢如此胡言乱语?”·····	170
二十	射圃的故事·····	178
二十一	舐犊情深·····	191
二十二	梨园别部·····	202

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目录

二十三	扫兴而归祭太庙	210
二十四	女皇竟作养蚕妇	222
二十五	颐和园里的处女群	230
二十六	太后的爱犬：黑宝玉	252
二十七	张之洞的贡品	261
二十八	昆明湖上竟浮华	272
二十九	“造化小儿”的恶作剧	282
三十	查办大案要案	300
三十一	朝荷迎日	307
三十二	太后的梳妆台	316
三十三	上苑奇葩	335
三十四	玉体横陈	344
三十五	花木之妖	353

一 慈禧婚前的情人

春天，桃花像争妍斗胜地在北平城内城外，到处开放着；一阵风过，落花满地，仿佛是铺上了一条绯色的地毯一样；空气中，随时可以闻着一股浓烈的香味。

某一条街上，遍地铺着金子一般的黄沙，大队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在前进。行列极整齐而严肃，除掉人马在沙地上践踏，发出轻碎的沙沙声以外，旁的便听不见什么了。

许多盛装华服的人，跨着马，戴着有貂尾做装饰的朝帽，组成了一队光辉灿烂的队伍。他们座下的马都是最好的蒙古种，光滑的毛片，长而整齐的鬃毛，时时发出耀眼的光来。马鞍上都镶着珍贵的珠宝，脚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装饰。平均每一匹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颜色。几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阳光的反映，便蔚然成云锦似的奇观了！

在这些马所踢起来的灰尘的后面，相距约一二十步，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轿。轿子的两边，画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抬轿的是十六名太监。在这座轿子的里面，像庙宇里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动地坐着的，便是当时的皇太后，慈禧，中国四万万人民的主宰。

在这座鸾舆的后面，还有六乘全部漆着红色的大轿，每一乘大轿，有八个太监抬着。这就是侍从女官们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龄，便是其中之一。

整齐的行列，在一重极度肃静的空气里前进着，人和马

都难得有声音发出来，偶然可以听到格拉格拉的几响，那是笨重的轿杠，在轿夫的肩膀上转动的声音，除此以外，就只那个天下闻名的大太监李莲英，不时在前后左右走动，用一种虽低而极凶暴的声音，向队伍中的人呼叱着。因为这些仪仗，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个人费了许多时候布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从这个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从颐和园的大门起，一直到热河行宫的大门止，在这一条几百里长的宫道上，遍地是铺着金色的潮湿的黄沙。寻常的百姓们，不但不准走上这一条御道来，就是站在较远的地方，了望鸾驾在这里经过，也是要立斩不赦的，所以从来也没有人敢大胆违犯过。

行行重行行，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渐渐地折入苍绿色的山谷中去了。我们暗暗在猜测太后这时候心头上所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想？她离开热河差不多已经整整的有五十个年头了，那个地方，可算得是她的发样之地。其时，她还是一个极美丽极年轻的女人，她在宫内的地位，却只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宠妃。因为咸丰突然死了，便顿时勾起了朝中两位权臣的阴谋，他们想把她那年幼的儿子——同治——黜废为庶民，劫夺下他的皇位来。

虽然她那时候对于朝中的一切情形，还是不甚熟悉，她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但是环境逼迫她，使她不得不用一种极巧妙的策略，去对付那两个阴谋家——载垣和肃顺。后来，她就怀着满腔的忧虑，把她的儿子抢出了虎口，就在这一条黄蛇似的御道上，从热河逃回了北平。当时在路上保护她的，便是荣禄。在慈禧没有给咸丰选去做妃子以前，荣禄就是她的情人；后来荣禄仍克尽厥职的做她的忠仆。他们两人中间的一番恋爱，却就此很沉痛地牺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过了半世纪了，她自己也已经给人家尊为皇太后了；荣禄是死了，她所生着的儿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只是一个最奸滑的李莲英，依旧伴着她，从这同一道路上，再到她的发祥地——热河去。

离开紫禁城——那个充满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远了，皇太后的一大队人马，不住的在这条黄沙路上前进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马的踪迹，已经像过眼烟云一般的不可再见了。

前进，前进，越过了那些绿色的山头，偶然在几处预先布置好的庙宇里歇息一会，……接着，又继续前进。这一队美丽的行列，终于是在热河行宫前的那片大空地上扎下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止得像死的一样！

这些宫殿的屋面上，虽都同样的铺着黄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满绘着麒麟龙凤之类，但是这些工程，看起来终不如北京禁城里的宫殿或颐和园里的宫殿那样的精致；想必是这里的土工们的技巧，确有不比北京那边的工匠的地方。

成群的女官，太监，和宫女，默然无声地随在太后的后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来原很轻快的，其时，她似乎急着要回想到从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这些冷落的宫殿里，穿来穿去的走得仿佛更快了。她把以前她做一个年轻的皇妃时候所到过的地方，几乎全走遍了。

后来，又到了一所空闭着的宫殿上，她忽然用极低的声音，独自感叹起来。我因为紧随在她的肩后的缘故，可以很不费力的听她说道：

“这一个宝座，就是我们的儿子，在行加冕礼时所坐的！我们至今好像还可以看见他坐在那里。——景象是跟昨天一样——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贵的服饰。”

她的感叹是这样的静穆，而她的思潮却受了这个可以纪念的加冕礼的冲动，不住的在起伏。当这个加冕礼举行的时候，也就是她三度摄政的起点。这种种情形，简直是同昨天一样。而她现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婴儿在这上面行加冕礼的那个宝座，好久不作一声，也不回头来看她身后排列着的一行随从。她只低下了头，拂过了第一个女官，以至于最后的一个小太监，又穿往别的殿上去了。

她又指着另一座宫殿告诉我们，这是咸丰死后停灵之所，她说得是非常的真切，我们仿佛看见有一个已死的咸丰躺在她所指着的的地方；而他所丢下来的一副千斤重担，只得让他的娇弱的爱妃给他担任了。——就是现在这个温和的老妇人。

在没有到这里来以前，太后已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她自己的历史；现在，她就把当日最繁华，最幸福的几段事情所发生的地点，一一指点给我认识。这对于她，是多么伤心啊！但是当我们后来离开了热河行宫回到北京走进了颐和园的大门之后，这些悲痛的陈迹，便不费事的掷出了我们的脑神经外去了，犹如翻过了一页历史一样；而从此，这一部份的历史便永远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二 “火车为什么必须在铁轨上行走。”

近来太后的脾气似乎已变得很欢喜动的样子。我想，也许她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热河之行的影响。在没有到热河去之

前，她的足迹所至，总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虽然在庚子拳匪之乱的时候，她曾经到西安去过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难，当然不能算是出游。这几十年来，可真把她关闭得闷透了；而宫中的那些朝参大典，以及每天和她的臣下们集议军国大事的早期，也不免使她觉得有些厌倦了。且不管她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总之，她是很热烈地在希望过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时对于我自己的种族——满洲人所加的种种神秘的猜测，或许也是使她打算出游的动机之一。因此，后来很有人在议论我——虽然并不曾明白的指定——是撝掇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可是依事实而论，自从我们满洲人的祖先在西历一六四四年入关以来，满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进来，很少再回去的，所以也无怪我和我的妹妹对于我们自己的本乡，都是这样的怀念着，希罕着了。

后来，皇太后是决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顺便还想看看东陵的那些古宫，当然，她的主意一经决定之后，便等于是已经实行的一样了，立刻就有电报打到奉天去，知照那里的人，准备一切。虽然那边的宫院也像热河行宫一般的常常有人看守着，可是在太后未启程以前，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许多人去，目的是要把那几座已空闲着的宫殿，点缀得像紫禁城和颐和园一般的华贵舒适。

但是从北京到奉天的路程，委实是太遥远了一些，连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鸾舆去了。而且她恰巧已从外国铁路公司里买来了一列“御用列车”，虽然她已化了一笔惊人的巨款，——这并不是铁路公司的人欺骗她，实在因为经手的人都要钱，一层一层的加起来，到最后，它的总数竟足够抵得上一个较小国家的全年的开支了。其中李莲英当然也有分，谁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银子。——但是她却还不曾使用过一次

咧！她时常在怀疑：坐火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滋味，所以这一次，决意要想试一试了。她实在是难得离开北京城的，借这个上奉天去的机会。她想看看她自己所统治着的土地；也许她还想见到几个平民。不过这一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寻常的平民，照例是不准见她的，于是她也就不能见他们了。每逢圣驾出巡的时候，不但大道上不许有什么闲人逗留，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也必被驱逐净尽。然而据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每当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经过时，两旁的居民们无有不在家里挖开了纸窗，从一个一个小孔里偷看着的；只是因为皇太后们所乘坐的鸾舆，以及女官们所乘坐的红色大轿，都是遮得密不通风的缘故。他们虽在窗孔里偷看，却并不能看见我们的一手一足。我有时往往欢喜把我的轿帘拉开一些，以便瞧瞧外面的景致，但是也不敢拉得太开，使外面的人能够看见我；因为我要如这样不拘礼的话，旁人就要大加指摘了。

圣驾东行的主意虽然是已经决定了，但是在启行之前，尽有许多事情须得准备咧！第一步必须让太后下一条正式的上谕，指定她的专车将于何日自北京开往奉天。同时，还得添制一条新的法律，就是凡当太后的专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全路的无论那一段，都不准再有旁的车辆移动，违者处以极刑。当然，这一次京奉铁路上的长官，都不免被派为基本扈从人员了。此外，太后又得随意挑出几个重要的廷臣来同行。至于其他的一切筹备工作，便由我和大将军庆善负责处理，这里也不及细写。

筹备工作一开始，铁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来了。因为据我们的估计，要装载全部的官员，太监，宫女，以及各种用具，材料等等，这一列御用专车，就非得挂上十六辆车不办。

同时又因为这些车辆在购到以后，还从不曾行驶过，为慎重起见，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检查，这一部份的工作，居然是很迅速地办妥了。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辆车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黄色。能够保持本来的面目的，只有那一辆机关车。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这一点的话，她是决不肯让这辆机关车不换颜色的。

这是多么可惜啊！我们竟不能有一辆黄色的机关车，拖着我们，在中华的原野上往来驰骤，使我至今还觉得不胜抱憾！

皇太后虽然是决意要出京了，但是还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大臣对于这件事发表一些意见。每逢有什么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总是要征询他们一番的，不过，据我所知道，事实上她对于廷臣所贡献给她的意见，却往往是非常的漠视；尤其是那些和她自己的意见相左的话，那是更不愿意听了。这一次她为着要服从习惯，没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谕，可是这上谕下去之后，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乱起来了，奏章像雪片似的送进来。他们的大意，都不外乎下面这几句话：

“伏念中国自尧舜以来，历朝帝主，未闻有轻以万乘之尊，托诸于彼风驰电闪，险象环生之火车者；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尤宜珍摄，以慰兆民之望。……即朝中各事，亦端赖圣意裁决，不可一日废弛。故臣等诚望我皇太后勿为夷人之妖言所惑，罢巡幸之行，实为至善！”

这里所谓“夷人之妖言”，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面言。

在我们准备起程的二十天之内，差不多每天总有这种奏章送进来，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随手撕成片片，丢满了一地。这也是她的习惯，每逢见到有什么跟她自己的意

见相反的奏章，她总是这样撕掉的，她还很着恼地说：

“因为从前的皇帝没有坐过火车，现在我们就不能坐吗？要是那时候已有火车的话，他们怕不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么危险，我们也不怕！我们所经过的险事，还能说少吗？尤其可恼的，这些奴才们竟敢说我是老了！”

然而她其实的确是老了：那时候，她的年龄已快近七十岁了，她的面部，她的手指，也和寻常的老年女人一样地显露着老的象征了；可是倘有人直言无讳的说她是老了，她就不免要非常着恼，认为是重大的侮辱。

“……再者，他们也不该说，”她继续的自语着，她的怒火是逐渐的升高了：“因为这里有些事情要办，我们就不能离开北京！难道说他们竟不知道我们的人走到那里，整个的朝廷，便跟随到那里，所有的事情，不是依旧可以办吗？像庚子那年拳乱的时候，我们望西安一走，洋兵便跟不上来了；而我们的朝廷，却是依旧在我们的手里！他们竟连这些都不明白吗？这样愚蠢的东西，要他们干什么！”

于是，太后东幸的事情，便这样决定了。就有钦天监替我们拣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时辰，以便出发。这一天，紫禁城里是充满了一种狂热的忙乱的空气，从李莲英起，一直到最低级的宫女；从执政的大臣起，一直到铁路上最小的差役；从皇太后和宫眷起，一直到我们这些侍从女官；个个都是一样的忙乱。

当然，从朝门一直到火车站去的一条大路上，又得照例的铺上一层黄沙；这些黄沙都是浸得很湿的，像海边的沙滩一样，为的是免得给风括起来。一出紫禁城的大门，我们便一齐上了轿；我的轿子恰好紧随着太后的鸾舆。我们穿过了中华门，前门，沿着前门大街，一直到永定门；那里，就是

我们上车的所在。

皇太后的鸾舆自然还是用十六个太监抬着，而且是决定要带往奉天去的，已预备一辆棚车装载它。

我和其余的女官们，都照例的坐在红色的大轿里，但是我总不耐闷坐，照例又拉开了一些轿帘，偷看着外面的景致：左边，我先看见了天坛上的那个蓝色的发光的圆顶；后来又在右边望到了那座先农坛；最后，巍然高耸的永定门到了。我们的行列便鱼贯似的穿过了那个门洞，直到站台上才扎住。这时候，那一列御用列车，已安安稳稳地停靠在那里了。十六辆车子，一般的漆着极美丽的金黄色，看去是多么别致啊！虽然它们的轮轴都还保持着原来的黑色，然而在很局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内，这些漆匠们已能把十六辆车身完全漆齐，也可见他们的工作，委实是很勤苦的了。

到了列车的旁边之后，第二步就要准备上车了。但是我们要上车是很容易的，只须打那些常用的铁制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然而太后却不能这样草草，非得另外替她准备一条特别的道路不可。不过她倒也不急急的要上来，她先想看一看这列火车的究竟，因为她对于这一列御用火车，固然还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其他的火车，她也从不曾见过咧！据我所知道，除掉我偶然给她讲过的一些关于火车的常识之外，她连一张火车的照片也没有见过。因此，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行车的铁路员工担心，也许这些火车的转动，会有什么使皇太后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得连带送命了。只要这个老妇人随便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他们的脑袋便立刻可以吊下来了！

其时，我们皇太后是真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样。

在她没有走上这一列神秘的火车之前，她决意要看一看

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东西？于是她就命令抬轿的人把鸾舆歇下来，让她可以随意的指挥。她先教火车慢慢地望前开去，火车动了，她真是万分的欢喜，竟把她自己的尊严也忘了，俯下了腰，尽瞧着那些在转动的铁轮出神，同时又连珠般的发出了无数的问句来。她问：机关车里怎么会有蒸汽车呢？蒸汽是怎样造出来的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推动这些轮盘？为什么火车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须在铁轨上走呢？她的神气是完全变做一个小孩子了。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个专制的女皇！

火车依着她的命令向前，后退，向前，后退，一直到她看得满意了；似乎她自己已经懂得火车是怎样会行动的了，她这才吩咐上车。

在她所用的一辆车的前面，铺着一方像轮船上搁着的跳板一样的木板，板上是覆着一条黄色的丝绒毯；李莲英先走在她的前面，扶着她的手臂，两旁另有许多太监用手夹护着她，以防倾跌。待她跨上了车厢。这一方木板立刻移去了。

这也是预先规定的：火车每一次开行，必须先得到了她的许可；虽然火车的停止，有时候因为事实的需要，司机的人不能不自己做了一些主张，然而这仅是例外而已。她并且还再三的告诫，无论如何，机车上不准鸣汽笛，车站上也不准打钟。

因为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确然是比上热河去的远得多了，所以她不得不来尝试一下这种新奇的东西。在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要是见了这种火车，无有不诧为灵异的了！谁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是可以便利人的！现在，她居然亲自尝试了一件她年轻时候所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东西，并由这件东西载着她，从铁道上望奉天进发，那可不是一椿非夷所思的奇迹吗？

可是，她终于还带着她的鸾舆，她想或者这种新奇的，可疑的缩地法，在半途上会受到什么障碍。

三 太后的视线内不能出现男人

在太后没有上车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注意的。其实也是一种很顽固的习惯。就是每当圣驾临幸任何一座建筑物的时候，第一个走进去的，必须是她自己；要是已经有人在里头的话，这个人就得先行退出来，必须让太后走进之后，其余的人才能跟着上前。于是在太后来上车之前，便有人先去把那车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赶下车来，把他们引到一个望不见太后的所在去，齐齐整整地跪着，低下了头，静候她老人家上车。因此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这一列升火待发的御用火车上，虽然烟囱里同样的在冒着黑烟，气锅里也同样的蓄满着蒸气，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在车上照料；一直到太后在她自己的车厢里坐定之后，这些火夫和司机们，才得从地上爬起来，回到他们的固走的职位上去，等待开车的命令。

当我们在准备出发前的二十几天里，正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困难，累得那庆善差不多已是心力交瘁了！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车上的一班工役；因为太后坚执着要叫那些太监们去担任行车的事务。但是这可怎么行呢？虽然那些太监们大半已在宫内执役多年，尽可以胜任普通人家的男管家或侍婢的职务，然而他们从不曾受过一些起码的铁道常识，叫他

们如何行车呢？

庆善费了许多的唇舌，好容易才打消了她这个成见，但是她最后还切实的叮咛，无论如何，不准那些铁路工役走进她的视线以内来，表示她依旧还遵守着不用男人来服侍她的古训。

这个问题就算这样解决了。可是其他的事情，却不能这样容易。其中有一件是最可发笑的，就是太后坚决的命令庆善要教他把那一列车上的全体工役，从司机一直到最低级的打扫夫，一齐穿起朝靴，戴起朝帽，打扮成十足的太监式。读者试想：一个面目黎黑，整天伴着烟和煤在一起的火夫，戴起了这样一顶小洋伞式的朝帽，可不活像一支老菌吗？再把他足下所穿的一对黑缎制的长靴，身上所穿的一袭颜色鲜艳得像彩虹一般的锦袍，和他所站的那个煤堆比较一下，你们就不难想见那是成了一种怎样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毕竟是实现了！本来，皇太后的命令，便等于法律，谁还能更改！

在一辆机关车里，同时有三个司机在服役。——当然，他们也都打扮得和太监一样。——让我们用甲司机，乙司机，丙司机来分别他们。其时，他们的地位已和朝中的大臣，各省的总督，一样的重要了；所以他们尽可尽量的要求多派几个助手，而正式在那里开车的，却只是甲司机一个人。（事实上也不容许两个人同时开车。）在平常的日子，他总有一个座位，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但是在这一列御用火车上，除了皇太后自己以外，无论什么人都是不准坐的，于是他也只得直挺挺地站着。那乙司机的职务是很省力的，他只须望前面看着，如果发现轨道上有什么变故，——譬如像一头牛在轨道上穿过，或其他相类的事情。——就由他负责报告甲司机。这个人的位置，在寻常的列车上是没的；就是偶而有，也可以